

# 忆母亲

◇阿杰

(注:今年农历三月十五是母亲去世两周年的忌日,无以为祭,特翻出母亲去世时写的一篇短文,静诵之,涕泪之,算是一种对母亲的哀思和纪念吧。也借此对在母亲生前有过许多关照的医生、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母亲永远地走了。

母亲是2021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五,星期一)的晚上10点左右断的呼吸。当天下午,爱人和姐姐在家,爱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吧,咱妈的情况有点严重。我回家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见母亲躺在床上,还能唧唧呀呀地叫着,喃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虽然已经10多天基本粒米未进,但还有些许力气,比气若游丝强一些。我不放心,叫一位医生朋友来看一下,他看后说没问题,至少今晚前半夜没问题。我心想,应该今晚整夜是没问题的,我还让到家帮助商量母亲后事的两位朋友先回去休息。谁知他们前脚刚走,母亲却急速病危。晚10点左右,那位医生朋友又进屋查看,母亲已是动静轻微了。他用手指放在母亲鼻前,对我说,不行了。我不相信,他又肯定地说,是不行了。我顿时一下子慌乱起来。

虽然早有预感,也早有心理准备,毕竟母亲已是油尽灯枯,但真到了这时候,还是心慌意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母亲的病已经有些年头了。2012年给母亲体检时查出“左肾占位”,医生建议左肾切除。当时我专门托人从省城请来专家在汝州市一院为母亲做左肾切除手术,术后活检为透明细胞癌。母亲术后几年整体还是不错的。我们姐弟几个怕母亲有心理负担,一直骗她说切的是肾上囊肿。此后每次到医院检查,我总是提前给医生统一口径,生怕不小心说漏了嘴。2017年3月,母亲在家门口散步时跌倒,髌骨骨折。做手术时检查得知,癌细胞已转移至腰椎第5处。自此以后,母亲腰疼腿困逐渐加剧。我拿着各种片子先后咨询过汝州市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和肿瘤科、金庚医院宋兆普院长、郑州袁希福肿瘤医院、省肿瘤医院,还到过天津肿瘤医院、北京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母亲服用了无数的中药、西药、靶向药,并做过化疗放疗,当年春节前后又用了新的细胞抑制剂,但总不能痊愈,时好时坏,愈往后来,母亲愈疼得厉害。骨折手术后还能自己行走,后来要手扶四轮小推车走,累时坐在小推车上休息,到后来只能坐不能走了。2020年中秋节再一次从医院回家后便只能卧床,只是还能坐起休息。2021年春节以后病情加重,坐起休息的时间越来越短,有时吃一次饭要卧床休息几次。疼痛也愈加重了,天天不断大声喊疼,睡着后无声,醒来后便喊叫不止。止疼贴芬太尼贴剂从初时的一次只贴一贴,增加至春节前开始一次贴四贴,痛苦得很。去世前一两个月内,我和家人包括肿瘤科的大夫到家里动母亲多次,让她再到医院住一段,挂点滴营养一段时间,母亲坚辞不去。她说,我不想再受罪了,去医院病治不好,只能延长时间,反而让我更受罪,让孩子们多花钱,再不去了。知她心意已定,我们也深知母亲的用意,看她如此受罪而我们却无能为力,一边心如刀割,一边却也想:母亲真的走了,其实对她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母亲的一生真的是受苦受累,多灾多难的一生。从我记事时起,留在脑中最多的记忆便是母亲经常与父亲吵架,虽然二人很是恩爱,但又吵多静少。父亲身子骨弱,从小体弱多病,家中重活母亲不少出力。但好在父亲是村中少有的上过学的文化人,又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到春节是我家最忙的时候,村里好多人到我家求父亲写春联,父亲人又好,来者不拒,所以母亲便格外添忙,但从无怨言。父亲还喜欢画画,农闲时便会一个人关在屋里画画,母亲很是支持,每遇此时,总是将我们几个孩子支出去玩,不打扰父亲。我印象中父亲画的人物,菩萨像栩栩如生,画的动物逼真吓人,到现在我的孩子无师自通地随手画一些生动形象的临摹画,我还逗他说你估计是得了你爷爷的遗传吧。父亲还会音乐,竹笛吹得可动听了,还会唱戏,在村剧团排过节目,但不知道是否正式登台演出过。父亲不光各种农活拿得起放得下,还擅长木工、泥瓦工,这些技艺我长大后才知道。好多人穷其一生有一样同样出色就不错了,而我父亲却样样拿得出手。尤其是父亲心地善良,为人热心,村里谁家盖房子,泥瓦活、木工活准离不开我父亲,所以父亲在村里人缘很好。若不是我家成分差(土改时被定为富农,低人一等),说不定父亲早干出什么事业来了。但不幸的是父亲身体不好,早早地患病去世了,年仅36岁。那一年我刚上初中,才12岁。父亲一走,全家的生活压力一下子全压在了母亲身上。我姐当时14岁,我弟才4岁。那时农活很重,母亲拉扯我们姐弟三个很是不易,为此姐姐辍学了。

母亲的不易还在于农村有不少势利之人,父亲在时亲戚关系都还好,但父亲走后就有人欺侮我们孤儿寡母,在农活生产中,在生活相处中,特别是有利益切割时故意找我们的麻烦。那时只知道母亲一边要累死累活地侍弄庄稼,保一家人的温饱(上世纪80年代初,耕种收等各个环节条件差,机械化程度低,农活劳动强度特别大),一边还要不停地应付来自亲戚、邻居的各种刁难,身心俱累,暗地里不知哭过多少回,流过多少泪。

但农村善良正直的人也很多。村里有一妇女老是我母亲的事,有一次甚至还和她的堂弟在吵骂母亲时扑上扑下,要对母亲动手,幸亏邻居一老奶奶出面呵斥制止,方才平息。为此母亲记挂于心,多次对我言及,让我要感恩村中的好人对我们的照顾。尤其是每到农忙季节,我外婆外公总是督促我几个舅舅,有亲舅也有表舅,还有众多的表兄表姐,轮番来给我家帮忙。表兄表姐个个都是一表

人才,很是让村人羡慕,倒是让年幼的我心中有些许自豪,这也是我一直对外婆家的亲戚有很多感激很多好感的原因所在。我在那时常暗暗发誓,等我有出息了一定要报答这些恩人们。所以我毕业工作后有一段时间一直有一个企业家梦,总想自己办一个又好又大的企业,给那些曾经给我家帮助的人安排一个能在家门口就业,又相对轻松赚钱的工作。但理想有门,现实无路,自己能力实在有限,到现在一不会经商,二不会办企业,所以对这些恩人们无一能帮助的,这也让我深以为憾,深以为愧。

母亲的一生,也是坦荡光明的一生。

母亲本就争强好胜,父亲一走,母亲虽是不易,但更是要强,她不愿让别人笑话、小瞧,便更是努力辛苦干活。她一个女人家,领着我姐,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当时我和弟弟都在上学),硬是学会了犁地、赶牛车、糖场打麦等男人才会的农村“技术活”,割麦子、杀玉米秆、切红薯片等更是不在话下,故我家的地种得一点也不比别人的差。忙里偷闲,还要养猪养牛,一样也不落下,这才保障我初中毕业,且顺利供我到南方读了四年的中专。母亲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性格已成为烙印,以至于在我定亲时第一次到女方家中家长见面时,母亲还在说,我们家在农村,虽然不富裕,但啥也不缺。一听就是自卑而又好强的心态。

母亲正直而善良,穷且益坚。家里即便穷困潦倒,但母亲对我们姐弟几个要求严格,不允许占别人便宜,也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更不许偷摸别人庄稼,对朋友亲戚间的东西也要好借好还,或礼尚往来。上小学时,我与村上几个小伙伴潜入村里果园,因害怕被人发现,一直到天黑才偷得几个苹果回到家里,结果被母亲一顿暴打,令我记忆犹新。

我工作后,母亲但凡有空,就给我讲做人的道理,反复告诫我要廉洁自律,管好自己莫伸手,公家的便宜不能占等。这些都铭刻于心,成为我工作中鲜明的底线。

母亲的一生也算是有过幸福的日子。

我在结婚生女后,就把母亲从乡下老家接到了城里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房子很小,生活很艰苦,但母亲从不喊苦,一心一意照顾孙女。刚开始还与我爱人因生活习惯不同、口味不同等偶尔有摩擦,但两人都是心地善良之人,所以并无大的隔阂,一家人的感情也愈来愈深。家和万事兴嘛,所以母亲在外人看来是幸福的,尤其是每逢春节回老家转一圈,总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很是引得村里人的啧啧,说母亲前半生吃的苦值了,换来了后半生的享福。

尤其是在母亲做了左肾切除手术后,我们姐弟几个有意让母亲抓紧时间享享福,所以逢礼拜天节假日,总要隔三岔五地陪着她到附近的风景点看一看,让她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美丽风景。2016年吧,弟弟还专门带她到北京转了一圈,陪着她看了北京的主要名胜景点,也体验了一下高铁的舒适快捷,我们觉着也算多少弥补了些许遗憾。

母亲还喜欢烧香拜佛,在电视台附近一个家属楼居住时,与院里的几个阿姨们相约,隔几天便要到周边的寺庙里烧香,很有劲头。母亲的人缘好,到一个地方很快便有朋友,三三两两地天天在家门口聊天遛弯。

母亲操劳一生闲不住,身体好时除了家里一日三餐做饭外,总能在家门口不远处找到一片或几片空地开垦成菜园,天天侍弄着,所以我们家总有吃不完的新鲜蔬菜,隔壁邻居也总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母亲特别爱干净,我住的小区门口、楼道,母亲总是扫得干干净净的,我搬过几个地方,皆是如此。假如有几天脏了,那肯定是母亲这几天回老家了。

母亲还特别心灵手巧。小时候家里穷,全家人的衣服全是母亲用自己种的棉花纺成纱,再织成布,又自己裁作成四季衣服,后来变成买现成的布裁作,尤其是孩子们的衣服,全靠手工做。所以小时候便记得邻居们总是拿来布匹央求母亲给做小孩衣服,直到我结婚添小孩子了,还是母亲给做的小衣服。母亲虽然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她会算账,不用算盘也不用纸笔,用心算。在老家时,遇到买粮、卖菜等小交易活动,村里人总让母亲帮着算账,这个印象直到我上学学会加减乘除以后还暗暗对母亲称奇。

母亲一生劳作且一生勤俭,原来是家里穷不舍得吃喝,后来生活普遍都好了,开始讲究怎么吃更好更健康了,母亲却依然省吃俭用。我有时请她到街上吃顿饭改善一下生活,母亲总是能简则简、能省则省,总教导我们说,粮食来之不易,食物不能浪费,浪费就是折损自己的寿命。

母亲身上还有很多数不清的优点。她正直善良,深明大义,教我们许多人生道理,让我们在社会上立足时受益良多。但刚生活上有些起色,过上了吃穿不愁、有房有车的日子了,母亲却身患绝症,撒手西去。父亲去世时我年龄尚小,以至于我常常为没能给父亲尽孝而深以为憾。哪曾想母亲在我们刚有能力尽孝时却难以消受,令我悲恸不已。人生虽总有归去之时,但母亲走时才76岁,一生吃苦太多,老了没享几天福就病痛缠身,这让我很是感叹天之不公。子欲孝而亲不在,悲恸之情无以复加!

但也许对母亲而言,驾鹤西去,去阳归阴,是一种新的开始。以母亲的睿智、正直、善良,想她在阴间肯定是能幸福如意的吧。愿母亲在天堂里一切皆好!

# 游画

◇骛郭

我愈来愈喜欢去宁静的山水之间游历,不止是因为那些自然的风景,这是一个能让心灵脱离凡尘的境地。

为了能够像希夷先生那样寄身于山水之间,我几乎推掉了所有的饭局和应酬,一有空闲,就驱车奔往山林,算是一种出世般的逃避吧。

然而,很多的时候,我却无法摆脱尘间的羁绊,我做不到高僧的四大皆空,常常身不由己踟躇在红尘,为了做人的一种责任。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另外一种浸润山水的慰藉,让心儿游历在子昂兄的嵩岳巨画之中。

我喜欢去那些没有开发的,或者很少人工修饰的原生态的山中游历。即便是去了那些景点,我也喜欢去那些很少有人光顾的角落,独自去欣赏不一样视野下的山水,那些不被人注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它们才是景区未被开发之前本来的样子。

因为这样独特的情趣,我独喜欢子昂兄的嵩岳山水。

每次欣赏子昂兄的山水画,我都会不由自主使自己沉入画中。这些在他笔下经过精心构思、细致描绘的山水,展现给我的却是自然状态的嵩岳。不管是层峦叠嶂的山,还是只有数株劲松的绝壁,甚至是一只疯长了蒿草的荒山野岭,这些原生态的山水,于我却是极喜欢的。

我是晚年失意的谪仙人吧,经历了壮年时长安皇宫内的翰林院待诏的恩宠,最后明白,自己只不过是皇帝身边装点的一个花瓶而已。所以厌倦了每天的曲意逢迎、迎来送往、权贵倾轧,毅然辞官游历。

这一天,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箕山脚下。这山仿佛是女娲炼石补天时,没有炼成五彩石,而被随意丢下的一块巨石;炼得半截露头、疙疙瘩瘩、唧唧唧唧,就被抛下了凡尘,咕咕唧唧,不知翻了多少跟头,又碰得豁豁牙牙,最终立定了,在汝海之北,颍河之南。

它虽然粗犷奇丑,尚是一块不成器的弃石,毕竟经了娲皇的抚弄和点化,有了万千另类的灵气。故而沉寂下来,灵气转化,生机徐来,在沟壑间竟然冒出了数株幼苗,日月轮回、寒来暑往,成了傲然屹立的劲松。

一道峡谷,应该是巨石滚落时磕碰出的一道裂缝吧。一条白水悠悠然就铺满了谷底,或者深不见底,或者山石探头,让我产生了登山而上的念头。

这山是没有路的,我只得在谷水的岸边,踩着乱石,拄着一根随手拾取的一根枯枝。此时,有风吹过山巅,不大,却引得劲松簌簌作响,一只昏鸦忽然就惊飞了,嘎嘎遁入远方的灰色之中,杳无踪影,仿佛压根就没有来过一样。

我定下脚,转眼四望,除了疙疙瘩瘩起伏伏凹凸褶皱皱皱连绵绵的石山,以及屈指可数的几棵老松,这山间似乎就我谪仙人一个生灵了吧。

此情此景,想到长安风花雪月般的往事,忽然悲从心生。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这真是一个让人愁肠百结的时刻。忽然,我就看见了远处峡谷之上的一座石桥,一位老僧悠然前行。这位老僧,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开朗起来。夕阳西下,老僧前行的地方,不就是今晚借宿的古寺吗?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个让我歇息心灵的地方,或许就是让我重新启程的地方吧。

嵩岳的山是如此的透迤连绵,这水儿,一会儿像一个顽皮的孩童,蹦蹦跳跳,欢呼雀跃,把浪花抛到了我的衣襟之上;一会儿又宛如隐入山林的游僧,只把一声沉闷的木鱼传来;一会儿又似撞见生人的山姐,只把半边脸儿窥出来,留下一线飞瀑。

我醉心着这里的美色,无意之中走到了一

个新的生地。

呵呵,突兀的峭壁,似巨斧削过,锋芒直逼苍穹,野草稀稀拉拉,纤毫毕现。与之相邻的山崖却矮了许多,似乎望尘莫及的样子,抑或甘作陪衬的心境,而它的周身却郁郁葱葱,杂树丛生,野草葳蕤,甚至有一干枝桠,似鸿鹄展翅欲飞。

眼前的古松甚是挺拔,虬枝如龙,扶摇直上,须发迎风飘散。另一株老松,则更显得挺拔如剑,繁茂的枝叶盖住了桥身,古朴苍劲的感觉扑面而来。

此时,远山若明若暗,若隐若现,近翠擎天如盖、清香氤氲,我多想就此隐居,化作天地之间一缕清风,与明月为伴,和草木同眠。

俄而,禅杖杵地,铿然作响,更有禅铃清脆,我抬眼远望,一座高大的满月石拱桥巍然耸立,一队身着大红金丝禅袍的僧人雁阵而行。领头的高僧昂首阔步,全然不顾拱形的桥面和桥下湍急的流水,后面的僧人弯腰蹒跚,奋力追随。

这真实而又生动的一幕震撼着我的内心。如此幽静的所在,竟然有奋力前行的僧侣。他们或许是赶赴一场重大的法事,或许是普渡等待的芸芸众生,总之他们走得匆匆而坚定。这一刻,他们是这里最美的风景,所有的风景都成了他们的背景。

这莽莽山野,是伏羲氏观察天体的地方,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是轩辕黄帝开辟王道的地方,是大禹开山凿石的地方,是则天大帝祭天忏悔的地方,是无数文人雅士停笔思虑的地方。

如今,我来了,仿效希夷先生纵情于山水之间而不知人间岁月,仿效苏学士“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亦醉了,因为浸润天地山水的灵气而酩酊大醉,步履不稳,脚步踉跄,东倒西歪,如醉如痴,如痴似癫,亦醒亦梦。

所以,这雪就来了。我忘记了人间寒暑,记不得这是隆冬的瑞雪,还是春天的桃花雪,它密密麻麻,呼呼啦啦,飘飘洒洒,挤挤挨挨,前呼后拥,前仆后继,就来了。天地茫茫,无论上下,无论左右,仿佛万匹天马奔腾起的一片尘烟,仿佛咆哮的天河水一泻而下,瞬间就覆盖了人间。

从峻极峰顶到少室山麓,从嵩阳书院到少林禅寺,从法王禅寺到达摩石洞,从洗耳河畔到箕山深处,从大鸿山寨到白云禅寺,莽莽苍苍,恍如开天辟地之前的一片混沌。

连平日里翱翔苍天的神雕也躲在了山崖之下,偶尔发出一声鸣叫,孤独而悠远;那些留在巢里的黄嘴雏儿,有了妈妈的庇护,依旧瑟瑟发抖;傲然挺拔的青松,也静止了枝叶,任雪片一层层铺上去,埋没了松针;蒿草匿藏了整个身子,与白色的大地融为一体;曾经深不见底的峡谷与沟壑,眨眼间沧海桑田,瓊瓊的溪水化作暗流,悄无声息地滑向远方。

此时,我多想披一件蓑衣,端坐在高山平湖之畔,甩出一根竹竿,任鱼线在飞雪中不见踪迹,独钓一湖寒雪。

这茫茫的大雪,遮盖了一切俊俏的或者丑陋的东西,让天地相接,让万物洗耳聆听,这世间极简约又极盛大的音律。冰天雪地里,或许更能感受到自然力量的强大,人类如鸡子一般微不足道,敬天畏地之心,发自肺腑。

当我蹒跚着,意犹未尽地翻越一道道山岭,忽然,一角古寺,七宝塔清晰可辨,山下的空地上,一片偌大的雪围,平平整整,毛毛茸茸,远处,四名武僧肩扛手提,红缨翻动;近处,两名武僧,正练得兴高采烈,大汗淋漓时,宽袖挽起,臂膀粗壮,令我赞叹不已。

这动感十足的场面,让我禁不住加快了脚步,欲要瞧个仔细。骤然,脚底一滑,忽然就坠向万丈深壑。

恍然惊起,失向来之山水,惟子昂兄画作挂在眼前。